



古今治平略

保
5071
25-21



門
號
卷

保
5071
25-21

唐代馭夷

唐始混一其北狄曰突厥曰回紇其西戎曰吐蕃其東夷曰高麗南曰南詔爲大國先後猾夏而代爲盛衰突厥本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始臣于蠕蠕至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闕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屬中國之亂據土僭名號者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李軌王世充之倫各遣使稱臣尊事之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静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厚幣卑辭往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爲藉兵突厥者非誠資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令吾不得專意規關中也今請兵兵不必多必且爲患獨請馬馬愈多愈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首將馬二千兵五百以來用濟大業而突厥怙功驕橫武德初始畢自將渡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武周入句注寇太原會病死天子爲發哀長樂門子什鉢苾幼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復妻義成公主處羅死公主以其子莫射設陋棄不立立頡利嗣而頡利又復妻

義成于是始畢子什鉢苾長矣別立爲突利可汗而王世充使說頡利歲入寇盜邊高祖以中國未平屈意下之所贈賂不訾然不能厭其欲也居久之突厥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深畧汾潞分掠原靈間高祖召群臣問計鄭元疇曰與戰則禍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心不戰而遽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國憊矣臣愚以爲必與戰旣勝而後和帝曰善于是命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子和軍雲中段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德操軍夏州襄邑王神符軍汾東禦之頡利出塞去
于是帝遣鄭元璿詣頡利責以負約于是復和親而
時時小入寇盜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
頡利與突利三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而南關內震
恐詔秦王引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餽絕士卒饑
困器械頓弊秦王與虜遇幽州而二可汗帥軍萬餘
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敵不敢出秦王奮曰
敵弱我矣不可以不示強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
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

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闔獨出與我鬪不能以衆
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又遣騎士
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難相助而相攻何無
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
時頡利與突利雖連兵業內有間相却矣見秦王輕
出莫測其意聞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
遣使止王曰王母渡我來但欲與王固盟約耳遂引
却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
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

逸制勞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于王結約爲昆弟王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卽位梁師都亡之突厥言中國新易主釁可乘請爲導入邊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徑原倘佯隴渭間不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逼渭便橋而軍遣腹心執失思力入見覘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怒罵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和親義師初起爾父子又從我我遇爾非薄爾雖禽獸亦有人心何

得全忘大恩誇強盛相怵乎吾先斬汝矣思力懼請囚帝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責頡利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見思力使不反而帝又銳身輕出業悔之俄六軍至而旗甲蔽野部隊靜整則慙然有懼色帝麾軍使却而身獨畱與頡利隔水語左右交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難朕新卽位不能抗禦也若示之弱必放橫不可制故朕輕騎獨出示如無有而耀大兵以從之使知必戰虜深入我境中有懼心而吾翁張攝之

將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是日頡利來輸平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而還突厥。退蕭瑀。請曰。方突厥未和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何也。帝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達官求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兵躡其後。覆之。反掌耳。頡吾卽位日淺。國未安。戰勝則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速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驕驕必情。吾得養威。而俟其釁。此全國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子旣

神武而中國方創造。人習于兵。而頡利悖驚薛延陀。圍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斥族姓不用。號令不信。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勤。會大雪。畜產死。民飢。哀歛苛重。諸部益貳。與突利更相怨。而北邊諸郡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天子方圖頡利。聞之。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令建牙大漠北。夷男遣其弟入貢。而突利可汗亦身入朝。自歸。于是代州督張公謹上書言。突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定襄道行軍大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總管李靖漠南道總管李世勣中分將軍出擊胡靖
出馬邑襲定襄世勣出雲中戰白道而頡利走鉄山
北以避敵遣執失思力入謝罪求入朝帝遣鴻臚卿
唐儉往慰撫詔靖以兵迎之時頡利雖外爲卑辭中
猶豫欲北走靖引兵與世勣會合謀曰頡利雖敗其
衆尚十餘萬若令得走度磧北難圖矣令詔使至虜
自寬襲之可擒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詔使在虜奈
何遽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患之且是韓信之所
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乎遂勒兵進頡利見儉來

果大喜自寬延儉爲長夜飲會大霧前軍進薄之去
牙帳一里所霧收軍突至則大驚悉乘千里馬跳身
走衆大潰斬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而虜酋蘇尼
失執頡利以來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陳仗御令吏
民縱觀已悉還其家屬館太僕稟食之方上皇時突
厥怙盛強蔑中國上皇常屈意遇之然內常恨恨及
是聞頡利擒大喜太息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我
曩困突厥今我子滅之吾付託得人矣其衆分散或
走漢北走薛延陀或西奔吐蕃漠南遂空而降唐者

尚十餘萬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中國患今賴陛下神靈幸破滅宜徙其衆河南交豫間分其種落散處州縣教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顏師古請分寘河北立其首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一國然各有種族宜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卽勢分力敵易制也下中書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秦漢以銳師猛將攻取河南地爲郡縣不欲令虜得近邊爲窺伺也

今奈何以河南塞奉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生息十年蓄聚後此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之明效也彥博曰不然王者于萬物如天覆地載然誠欲其全安之也突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之豈天地函育之義乎又阻其內嚮心若救其死亡散處內地教以禮義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爲編氓又選其酋長使人宿衛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之有帝曰善度朔方地東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降衆其中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地爲六州左置

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填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起冢灞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祔焉久之突利弟結射率以郎將宿衛久不調而怨結種人作亂誅死于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雖天子亦悔之乃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令帥種落還故部時薛延陀盡有塞北之地思摩內憚之不敢行帝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言前所爲誅突厥者以頡利暴殘爲百姓寇害非貪其地也故處其降部于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孳蕃盛

矣念何可久留今以思摩爲可汗帥其衆還故疆爾延陀受冊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爲小大舉積以北延陀王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爲寇災矣思摩行帝張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豐熾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遣汝還舊廷慰爾衆懷土殷殷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陛下神靈得還骨舊鄉死不恨願子孫世世事唐效犬馬時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動色感微

揮涕馬旣行帝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
剝根幹以奉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徵言幾
狼狽矣居三年思摩不能得其衆而定襄南負河北
白道畜牧廣衍爲龍荒沃壤爲薛延陀所利數攻之
聞帝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虛我以此時取思
摩拉朽耳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悉
衆南渡河入長城保朔州告急詔遣并州督世勣等
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帝戒之曰延陀負其強踰漢行
數千里士馬疲憊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

已勅思摩燒薙野草待之彼糧糗日盡掠無所獲必
且退俟其退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等敗延陀
于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思摩終憚
不敢歸請處于勝夏之間時方討高麗羣臣曰陛下
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
爲後慮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國不殊以德懷
之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陀而南歸我情可見
矣聽居漠南思摩至內自漸釋其衆入朝願畱宿衛
以爲右武衛將軍恩顧愈厚卒葬陪陵會虜大雪人

畜凍死者什八九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帝問群臣群臣以爲和親便許和親公主行有日契苾何力自延陀還陳不可帝曰許之矣天子無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陀至京師迎女必憚不敢前卽拒之有辭矣且延陀素狠戾忿必死死而二子爭國可不戰而禽也帝曰善幸靈州召真珠使親迎真珠欲行其臣曰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明聖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王女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薛延陀何患無君于是厚歛諸部牛馬羊以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以聘禮

不備絕之諸部怨叛真珠憤悒死多彌可汗立猜憚好殺廢棄父時貴臣不用專用所親昵國人不附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走多彌走死餘衆立真珠兄子咄摩支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敕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請勿聽朝議亦恐其爲磧北患也遣世勣行視圖之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前渡磧薛延陀拒戰道宗奮擊大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而薛延陀平師還帝大喜告廟飲至賦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勒石于靈州其後突厥分散高宗調露元年突厥
单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匄爲可
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
討賊不克死敗係種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
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川都督周道務部兵
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
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
斂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二百
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之又伏

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儉賊驅就水草解鞍
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
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单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
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
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
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制節毋問我所
以知也賊飛暴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勝計僞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
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

偽稱可汗復與溫傳部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欵且請縛傳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斤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中宗時默啜寇靈州沙叱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臣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

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叱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師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

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之士班傳之儔傍
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
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
役次廬伍明教訓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
因而賞之近戰則固守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
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
而善之默啜者亦頡利族人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
本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世襲吐屯高宗永淳元
年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才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

千盜九姓畜馬稍强大遂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
殺咄悉匄爲葉護時单于府檢較降戶部落阿史德
元珍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
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骨咄祿與謀遂以爲阿波
達于悉屬以兵乃寇单于府北鄙攻畧并嵐定媯等
州圍单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
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備
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入昌平天授初骨咄祿死
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

州多殺畧士民會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衮衮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冊立默啜大单于可汗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鉄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恚爲慢言執使者于是納言姚璿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強詔淮陽

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默啜殺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孫獨二人在我當主之卽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媯澶后詔司屬卿武重規武威衛將軍沙叱忠義等兵凡三十萬擊之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面道去所過人畜金帛子

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
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
畧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開元初遣子同俄
特勒逼北庭北庭都護郭虔瓘固守之同俄特勒前
致師虔瓘伏銳士突出斬之降其軍後默啜老昏暴
部落怨畔爲曳固殘衆所殺傳首京師左賢王默棘
連立爲可汗本蕃號爲小殺是時契丹相率款塞突
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携貳乃召默
啜時衙官瞰欲谷爲謀主欲南入爲寇瞰欲谷曰唐

至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
尚疲羸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釁而舉又欲修築城
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小不敵中
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
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
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
失利必將爲唐所并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
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
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

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于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瞰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必不合王駿兵馬計亦無能至也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駿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駿兵馬未來拔悉密獨至卽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駿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瞰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

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瞰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擊之瞰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卽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繇是官軍大敗小殺繇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

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卽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表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遣大臣阿使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

扈封畢厚晏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默棘連死子爲伊利可汗立八年卒其弟嗣是爲登利可汗可汗幼其母婆匄與小臣飢斯達于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焉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卽攻登利殺之其主數易迭相攻殺是時天寶初也于是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明年其國殺其可汗自眉傳首獻并毘伽可汗妻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始突

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而其族分國于西者曰西突厥西突厥烏孫故地也東卽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七千里繇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又北八日行得北庭其風俗大抵類突厥武德初內屬而統葉護可汗霸西域天子厚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可得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平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昏以怖北狄

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未克昏而統葉護方負其強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賀咄殺之自立是爲俟昆可汗國人不附部酋欲推泥孰爲可汗泥孰辭不受迎葉護可汗子啞力立之爲肆葉護可汗與俟昆分王其國拏鬪不解衆悉附肆葉護而去俟昆已而葉護性復狹諸部豪謀執廢之葉護走康居國人迎泥孰于焉耆立之太宗詔鴻臚少卿劉善冊爲可汗泥孰遣使謝泥孰死子同俄設立號啞利失可汗乃分其國爲

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受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六部置五大啜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賴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啞利失奔焉耆國人謀立欲谷設不果啞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號咄陸可汗而與啞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屬欲谷設東屬啞利失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欲谷設建庭鐵曷山西謂之北廷啞利失建廷維令水

北謂之南廷其後別部賀魯者統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太宗貞觀末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爲鄉道授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處其部丁延州莫賀城密招携散廬募益衆方帝崩卽謀取西延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賀魯引而西取咄祿可汗故地建牙于千泉自號沙鉢邏可汗遂統咄祿弩失畢十姓旣寇延州敗數縣殺掠數十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發府兵三萬合回紇

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帥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畱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戰墮，又不可久畱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除死期也。請寬處月、處密等，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密、契苾等，齋一月，食急趨之。大軍在，憑洛水上爲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

且戎人藉唐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畧之處。月未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首九千級，虜其師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都督府，卽處月置金浦州。顯慶初，擢蘇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賀魯。先擊處木昆部，破之，進至曳陁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預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帥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率雜虜兵追北而自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兵縱殺破其牙下數千人縛賀魯以還繇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背唐之州縣極西海矣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木昆等部爲六都督府置崑陵濠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

置州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濠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旣而彌射步真二可汗皆無撫御才下多怨于是思結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疎勒朱俱波喝槃佗三國復叛詔定方率兵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獻俘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定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
渙方熾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
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即路出三蕃若權以制事可
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
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失將士飢乏行
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
行數百步水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
漢二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招豪傑千餘人
自隨揚言大熟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

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畧謂曰吾念此樂
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
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
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都支本與遮旬計及
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
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
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使者釋之
俾前徃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遮旬乃降悉俘至京
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勞晏日行儉提孤

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西、姓、自、是、益、衰、未、數、年、遂、亡、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其地在突厥西南大磧之西
北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部落十有五種突厥
資其財力雄北荒已處縲可汗攻脅鐵勒部責其財
既又恐其怨則集其渠家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
羅拔野古諸部叛去姓藥羅葛氏居婆陵已稱回紇
唐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南攻薛延陀破
之踰賀蘭山屬之河遣使者獻見太宗爲幸靈州次

涇陽受其功于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
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其渠長命之唐官以回
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臯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
督刺史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輟廷臣李素立
爲都護統之于是四夷君長畢詣闕頌其上天子尊
號爲天可汗天子厚寵遇答其意其後突厥默啜旣
破敗而回紇骨咄祿伽闕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天
子拜爲懷仁可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子軍靈
武中獨倚朔方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遣使來請

助師則大喜詔敦煌郡王承宗詣回紇與結內而令僕固懷恩爲副其兵香積之戰陳澧上賊伏騎于師左戰交而伏發懷恩麾回紇鉄騎馳蹠之出賊背與鎮西北庭軍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與賊戰而卻回紇踰西嶺走賊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斃賊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因遂復東京方致師時帝急收兩京與虜約克京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復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平王念肆掠且失衆而約不可負則下馬拜葉護焉前日今始得

西京而肆掠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與矣是委大賜于草莽也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收東京時華夷士庶見者皆太息泣下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人洶洶而虜猶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于是父老相率致贈錦萬匹以爲賂師乃戢代宗卽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北使者至回紇牟羽可汗已爲朝義所誅曰唐薦有喪國無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

南寶應年八月也清潭齊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
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
已卽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
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
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菜烽障無守
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斬清潭
清潭密白帝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
原密識其兵裁四千懦弱萬餘馬四萬帝令懷恩與
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韋少華爲元帥判官東會回
紇勅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
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
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延詰曰可汗爲
唐天子弟子王叔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
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于可汗哉回
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進少華死之王還營官
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于是懷
恩與虜左殺爲先驅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雷三

古今通纂 卷三十
月屯旁人困于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拏戰
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噶
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
東京放兵戮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
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
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節度使郭栻又
畱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
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于賊矣永泰初
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中途遇暴疾死

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
大患代宗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及爲左右所誤耳吐
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
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
夜復引兵襲之殺于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召郭子
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
旬日虜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
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
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吐蕃退至邠州遇

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

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莫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

古今通纂 卷三十
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
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
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
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
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
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
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
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
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

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
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
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
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
吐蕃殺獲萬計回紇之畱京師者曹輩掠女子于市
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
物奪長安令部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
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千綠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
畱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賞六千十年回紇殺人
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
萬年獄首領刼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嗚呼夷狄
性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
嘗與其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
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畧華人辱太
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刼平涼敗
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
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

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
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
慘譬之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
一而足有以也夫德宗時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
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
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
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
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
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

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

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鄉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又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

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信服。

牟羽母捧陛下于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怒。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曷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

乃百代必報之仇。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自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令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復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

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嘉。謂泌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其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

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
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軒以成安公主
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回紇乃上書恭甚言昔爲
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
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憲宗時回紇使者
再朝遣伊難珠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鵬鶻泉
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凶治天德備虜禮部尚書李絳
奏回鶻盛強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
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倘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

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
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
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
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
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則虜衆必疑虛西域則
積道無倚二可憂夫城堡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
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倖犯塞應接失
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
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

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圓鵠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廢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

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非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非一縣賦哉帝不聽穆宗時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歷敬文武而圓鵠益衰爲黠虜師所破可汗弟盟沒斯等款天地塞自歸天德軍使田牟疏請兵驅逐以要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曰不可臣聞窮鳥入懷人且憐而活之况圓紇于國家有大功爲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鄰國所破遠依塞未嘗犯也奈何擊之宜遣使鎮撫
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願詔河東振武
嚴警備毋邀功德裕因言曰訖破亡太和公主今未
知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戎狄必且謂國家降
主虜廷如唾核非所愛既負公主又傷虜人心請遣
使詣噶沒斯訪問令傳相勞存時公主在烏介可汗
軍挾爲質南渡磧矣會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
命而烏介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自居帝遣使慰問
賑米二萬斛賜書言土地本先世所遺朕不得擅棄

可汗自有國宜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
城事古未有其比脫求應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
送公主入覲問事端乃遣已而烏介擁衆駐大同表
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噶沒斯等詔報糧食聽于振
武軍糴粟三千石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爲禁屠宰者
也羊出北邊雜虜中國故未有科噶沒斯自本國初
破時投塞于可汗無君臣之分非叛臣比且中國業
受其降矣虧信棄之人將謂何前可汗以猜忌無親
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宜深矯前弊毋復骨

肉內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于是帝賜書責之曰
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掠雲朔鈔虜羗渾
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文諭可汗宜速
自改毋縱又爲節使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可汗遠來
依國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睥睨邊城
桀驁自若此非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易動難安
毋令忿怒不其可制今可汗爲黠曼斯所破遺骸榛
莽莫之收省此分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之彼
而蔑棄恩義思逞志于此邳支夷滅用此道矣且爲

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可汗所爲
甚不道姑爲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承是絕好也繼
自今不得以姑爲解于是河東將石雄擊回鶻殺胡
山大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鶻終不振以亡是役
也帝任相專而李衛公明事情與權卒能以文告代
鉄鉞恩威時措比荒底定遺虜臣附則廟算勝也
唐西域吐蕃土谷渾爲大國焉耆直京師西七千里
而遙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皆役屬于突厥
又西爲吐蕃又西爲天竺國吐蕃唐西羗也羗屬百

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發羗居析支水西而種強
日吐蕃以勃宰野爲姓俗謂強雄者曰贊丈夫曰普
故號君長曰贊普贊者妻曰木蒙貴官大相曰論
副相曰論董扈莽其地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
萬國多雷電風積雲盛夏如中國春時俗重鬼右巫
事獮狴爲大神喜浮屠法國政事必桑門參決前少
後老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佩尾于首示
辱不得列于人其君臣五六人自爲友曰共命君死
皆自殺以殉貞觀八年始齎玉幣貢求尚主不許而

怨帝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寇松州詔尚書侯君集
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刀出白蘭道
將軍牛進達出澗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
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于是贊普
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固請昏許之贊普親郊迎見使
者執子婿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高宗時入
殘羈唐十八州從于闐陷龜茲疏勒而唐所立安西
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總兵左衛將軍
郭待制副之出羅娑道至大非川待制違節度而敗

吐蕃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方國萬里攻鄯廓河
芳四州王師數敗已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祿東贊
之子欽陵復擅政武后時中國歲出兵伐吐蕃副總
管王孝傑者故戰大非川爲賊虜贊普見之垂泣曰
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孝傑在吐蕃中久悉其虛實
爲武威軍總管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復四鎮更置
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兵鎮守之已吐蕃遣使者請
和詔通泉尉郭元振以奉宸監丞往使之元振曰曩
東贊事朝廷和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

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和固所願
也天子誠許和但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
君長俾其國爲自守好誠矣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
撫西立爲列國王道非有他也且諸部爲唐編人久
奈何廢之欽陵曰使者豈意我規諸部爲唐邊患耶
我若貪土地財賦青海湟川近舍不爭爭地萬里外
耶獨以爲十姓五咄陸近安西子吐蕃遠俟斤距我
裁一積騎士騰突不易旬可至以爲憂烏海黃河關
源阻奧多厲毒唐必不能有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

古今通纂 卷三十
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纔百里
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
可折而入于我今釋不爲亦可以無虞于我矣元振
持不可則遣使固求罷四鎮兵求十姓地以爲分朝
議欲與之元振適使還爭以爲不可上封事曰國家
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而今皆和附此中國之利也然
圖之不審或覆以爲害今欽陵欲裂十姓之地解四
鎮之兵此安危動靜之幾不可不重慎也若直遏其
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而

惡不得作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
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用困竭脫
甘涼有一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料內
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而後國可安夫四鎮十姓之
地吐蕃之所甚欲也清海與吐谷渾密邇蘭鄯亦吐
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
于中國特以其爲諸蕃之所走集欲因之以鎮撫西
蕃今誠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部青海故地歸
我則俟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杜欽陵

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又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部落盛強，請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

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吊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說，更遣使貢獻。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大總管，睿宗立台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旗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景龍中，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不支。郭元振奏請闕啜入宿衛，徙落置瓜沙間。

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于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如厚賂二公請畱不行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婆葛求那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讐比于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邊將忠節然其計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詔許之元振時爲甘涼督復䟽爭曰國家

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亂嫡庶並立將相爭權相屠士畜疫癘而然非忘之也今旣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爲鄉導以規功誠令吐蕃得志忠節亦且在其掌股中豈復得一意于我哉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于國初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闐䟽勒以爲分欲何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拒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無厭益爲國生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未見其

便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爲可汗子孫能招來
十姓乎。往四鎮以他匄之亂。請元慶爲可汗矣。十姓
未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雖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
馭。亦不足與有立故也。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
矣。又郭虔瓘往。嘗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
未聞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忿南侵。導吐
蕃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履虛邑。
而猶起釁。召禍者如此。况今北有娑葛與爲援。于外
拔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

哉。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掩擊闕。噉忠
節于計舒河。禽之。中國護使俱遇雪。而四鎮路絕。中
宗時吐蕃使復納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
公主。往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
矩。請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以窺邊。九曲甘水。薦
草宜畜牧。又近與唐接。于是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
初。請尋盟。丐散騎常侍解琬。泣盟未及。盟而虜將兵
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涇。掠監馬。矩悔懼自殺。已。公主
上書求修好。申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

烈以爲不可與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知禮義負國
恩今稽顙求和許其降附則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此
其會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
義亦于是乎在與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
子以中國廣大欲觀兵以勃律構攻吐蕃賜諸將書
言敢有掩戰功不賞者士自陳將若吏皆斬戰有逗
遛舉隊論如法能破國禽其王者授大將軍于是諸
將士兢奮吐蕃懼令曩骨委書塞下言甥先帝舅外
孫也奉中國誠謹曩年幼枉爲邊將所讒亂如蒙澄

亮萬死不敢先負約邊將以聞帝曰往贛普上書辭
悖甚必滅之毋議和皇甫惟明曰往上書時贛普方
幼小寧敢悖書辭所爲悖者必邊將倖功生事之人
所爲徼上怒耳夫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
物詐功級希賞是爲利今河西隴右民貲力耗竭矣
幸詔金城公主許贛普和以紓邊帝悟乃勅惟明及
中人張元方使許約和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告急帝
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于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
使鎮涼州故時強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

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可信脫揜吾不備其可悔乎希逸固邀乃許其刑白犬盟而後悉做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儼史孫悔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因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去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希逸以失信悒悒至死誨亦坐事誅乃命蕭靈杜希望王昱等分道經畧碎赤嶺碑希望

破吐蕃軍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次蓬婆嶺吐蕃盡脫來攻昱大敗士死凡數萬吐蕃攻維州不得志遣使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臧希銳破之又襲郭州攻振武軍皇甫惟明哥舒翰等破之俘其大酋是時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保十二載也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西及宛秀軍

以實河曲後二年蕞毘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
姓李氏蕞毘疆部也是歲贊化死吐蕃遣使者修好
而安祿山亂哥舒海悉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
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留兵單弱邊備空虛故吐蕃
得乘隙暴掠肅宗至德宗初取雋州故威武等諸城
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遣給事中
南巨川報聘然歲南侵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漠門
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舒患乃詔宰相郭
子儀蕭華裴遵慶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

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
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
蕃圍荊州破之降刺史高暉邊將告急是時驃騎大
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
大功者元振皆嫉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
奏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奏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
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出鎮咸陽以禦之
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
至咸陽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

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僮倖不知所爲出 陝州官
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 將王
獻忠振四百騎脇豐王拱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
子儀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
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縱兵焚掠長安中蕭
然一空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
鈔道路梗閉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州循山而東謂
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
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

命得四千人軍勢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
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
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
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
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
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
百騎出藍田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熾夜則多然
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
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

畱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奪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城門以待虜引去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庭無一犯顏固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

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帝還長安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

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
相公再壞邪載繇是啣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
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是歲陷松維保三州西川
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于吐
蕃矣明年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至誠任
敷合吐蕃吐谷渾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嬰壘守乃入
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
其營取四將吐蕃引去圍涼州節度使楊志烈不能

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
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復導虜
回紇黨項吐蕃等二十萬入寇永泰大曆間再遣使
者來聘詔戶部尚書薛景山往報又詔宰相與吐蕃
使者盟俄寇盧州靈州屯兵破之復畧邠州馬璘洛
元光等再破其衆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
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德宗卽位以歲與虜戰
亡獲相償謀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
五百厚給衣楮切勅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

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感畏時乞立贊爲贊普卽發使者隨倫入朝又遣使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蓋賀蘭山爲吐蕃境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或爲領之并約地于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兵贊普卒以結贊爲大相乃講好約盟境上帝又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

長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遣使持節慰撫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州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舊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于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又攻鹽夏陷之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殿自責詔駱元光經畧鹽夏虜得二州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于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懼屢請盟天子不

許乃卑辭厚賂乞和于燧燧以爲請身入見天子結
贊又使言若許盟當以鹽夏還又言清水盟大臣少
故約易壞請悉遣宰臣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
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主
盟帝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
觀繼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
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
黎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崔漢衡兵部
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宰相議所盟地左神

策將馬有鄰建言土黎樹林蒼巖阻兵易跪伏不如
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盟平涼初馬
燧爲之請也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時張延賞
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
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
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宜畱輔朕
自擇代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
加晟大尉罷鎮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繇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據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

光○伏○兵○于○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千○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
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
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
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環表言虜劫明
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
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遣中使齎詔遣尚
結贊不納而還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
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間李晟困馬燧以求和欲
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及盟也將劫希全觀急以

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擒瑊等擣虛入寇其謀
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曰渾
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與我而自食其言乃今失
之徒致公等無益也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
不受獲馬燧之侄弁陽言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
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今
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文珍具以間帝果惡燧罷
其軍繇是二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其後西川節度

使韋臯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盜塞實蠻爲內恭得
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南夷而吐蕃數
困于是虜料兵率三戶出一窺西劍欲收嵩絕南詔
通中國之路而臯督諸將分道出西山出平夷州出
隴陀石門而蜀南詔最深入多克獲圍昆明維州而
吐蕃大創文宗時相德裕出鎮蜀揚國威飭邊備示
中國威信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信請以
城降德裕亟引師赴之定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
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維

州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旣柄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
四百里據高山絕頂三面阻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東
北繇蠶叢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十里直
吐蕃之牙異時所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維
州獨在吐蕃潛以婦人嫁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
長大令夜開壘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并
力西邊而無虞于南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
臯欲經畧河湟以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
完訖數年不拔每以爲恨臣初鎮蜀揚國威緝邊備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州將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
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木樓鷄等城以失險遠迹
可坐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
一年吐蕃猶圍魯州不解何盟約之有臣受降之初
指天爲誓許爲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
疾臣執送悉怛謀等令被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
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
執還體備三木輿于竹箱謂之就路電糾鳴鳴將吏
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吐蕃帥所譏謂云旣

以降彼何爲送來復以降人戮于境上恣行殘忍用
固携貳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槍槩絕志義之路快仇
讐之心從古而還所未嘗有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十
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賜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初
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
高昌徙安西都護于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
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于臨洮西置燒
河那于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在
所皆屯田積粟填之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

關軍鎮監牧皆淪沒而杜岐公佑著論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阨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舊版章之盛未獲也以爲遺恨至宣宗之世而吐蕃國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關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髮易冠服因

詔勞賜四道兵各有差詔三州七關地腴行者聽墾
執貸民五歲租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齎資商賈
往來邊者關鎮毋拘留兵欲墾田者與民同群臣請
上尊號帝推本憲宗鴻烈下群臣議上順憲二廟謚
號焉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中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爲帳室東有青海周八九
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引項長鳴埋其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不病
高祖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其王慕容伏允和令擊
軌自效而歸其質子在中國者太宗時伏允遣使者
入朝未還卽寇鄯州帝遣使讓且詔之伏允以疾爲
解而爲子求婿覘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
婚是時伏允毫不治事兵相天柱王用事拘行人貞
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
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
伏允亡入磧燒野草疲唐兵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

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羸
糧乏難自還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圖之君集曰不
然虜今破亡軍無斥候君臣相失疾乘之可得志也
柏海雖遠可無患矣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張亮薛萬
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走西出其
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
級諸將戰牛心堆戰赤水源獲將氣咸奮伏允欲走
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
飲其血盛夏降霜土糜水馬秩霜達柏海上左右軍

會于大非川而谷順自爲質子歸失位欲以功自結
天子乃斬天柱降伏乞道積中窮自經死國人立順
而稱臣內附焉

鄆者王龍突騎支貞觀中使來朝與高昌爲怨侯君
集討高昌來助師巴西突厥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
女相結約爲輔車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會
王弟粟婆準等三人降帝命孝恪爲西川道總管出
銀山道以粟婆準等爲鄉導擊之焉者城郭周三十
里四面大山海水還焉恃固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

進夜傳堞達曙謀而登唐兵縱國人擾敗執突騎支
以來以粟婆準攝國屈利啜以其兵來救則孝恪旋
師三日矣屈利啜怒囚粟婆準更立王以告帝曰焉
者我所下汝乃擅廢立之復立粟婆準而從兄薛婆
阿那支自爲王執粟婆準獻龜茲殺之

龜茲東距京師亦七千里而羸橫千里縱六百里高
祖時來朝貞觀四年獻馬後臣事西突厥已帝怒其
佐焉者殺粟婆準也議討之是夜月食昴帝日月陰
精主刑昴星胡也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阿
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契苾何爲鐵勒部酋
皆事唐忠力帝以突厥將習狝事用攻狝而焉耆所
立阿那支壁龜茲東境與犄角王師社爾分軍爲五
道擊禽之數其罪斬以示龜茲龜茲大恐社爾進次
石磧去王城三百里而軍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
騎至多褐嘗之與其王訶黎希失畢遇合戰威僞北
王見威兵少易與也麾而進威還與大軍合還復戰
大破之追奔八十里圍王城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

社爾令郭孝恪居守王城而自以精騎躡執之其相
那利跳身遁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襲王城孝恪及
其子戰死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右驍衛將
軍曹繼叔助擊再破之獲那利當是時西域震恐長
史薛萬備言于社爾請得假輕騎羈于闐王以來至
于闐于闐王伏闕信隨使者以朝是役也社爾破大
城五降小城七百餘乃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焉耆
王立希失畢弟爲龜茲王置焉耆都督府勒石紀功
而還帝受俘紫微殿其國王相而下拜衛郎將有差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高昌直京師七千里而遙橫八百里縱五百里都交
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
武德初高昌王麴文泰立來告世貞觀中來朝禮遇
甚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爲常樂公主西域
諸國聞之皆請遣使從獻見魏徵諫曰異時文泰人
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國則瀕塞州縣以
乏供張致譴者必多彼以商賈來則邊人交利若賓
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光武所謂不以蠻夷靡敝中
國也事乃止久之文泰顧驚縱遏絕西域朝貢反拘

留中國人與西突厥其擊破焉者訴之帝遣使
問狀文泰自以爲去唐遠中國師不至反唇曰鷹飛
于天而雉伏于蒿○猫遊于堂而鼠噉于穴○何渠不自
能生耶薛延陀請使爲鄉導帝猶與文泰悔過復下
璽書示禍福徵之朝不至遣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
薛萬均副將兵擊之文泰謂國人曰我至唐去我七
千里中沙磧居二千里兵多則糧乏我國無水草寒
風如刀熱風如燒唐秦隴北城邑蕭條非隋比今伐
我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乃憂悸發疾卒

將謂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誅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既葬，鼓行進，詰朝攻之，午而克。智盛出降，分兵畧地下二十二城。帝欲以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誅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存其社稷，撫其百姓，立其子君之威德，被遐荒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戍守，數年一易死者十三四，居賫行送勞費，不貲十年。之後隴右必敝，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爲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遂良亦言曰：聖王爲治，宥華夏

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辨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

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終以服四夷，自熹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填之。謫死罪囚實焉。其後數為西突厥所寇。帝始悔不用徵遂良之言。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東南薄海，距新羅百濟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濟，靺鞨國于平壤，平壤漢樂浪郡也。隋煬時大興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初入，獻見貞

觀中入賀卽位，詔廣州司馬長孫師往臨。遼隋戰士毀高麗所立者，京觀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欲知山川風俗，入其境以綾綺遺其守吏，得觀遊。見中國人，隋末沒高麗者，問親戚存沒，大德勞苦之，咸涕泣相告。徧郊野以盡得其山川形勝，阨塞歸具。以聞。帝曰：高麗本四郡地，欲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彫瘵未復，不欲勞之。然自是有平遼海之意也。已蓋蘇文殺其王建武立王藏，而自為莫支離。莫支離者，唐言中書令也。實柄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蓋蘇文弒君攘國朕力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
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士馬力有餘而能戢不用此
所謂止戈爲武武之大者也長孫無忌曰蓋蘇文知
罪大畏討備必嚴陛下爲之遲阻隱覆彼自寬儻更
驕縱討未晚也帝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藏爲遼東
郡王然是時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固善用兵頗自
憙會高麗使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爲下璽書
讓高麗而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
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遼東諸

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
地莫離支竟不從玄獎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弒
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
四夷警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
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
測矣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
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于
是下詔親征帝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

國地而蓋蘇文賊弑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焉郡臣皆勸帝母親行褚遂良疏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畱守京師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
且不朽帝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以圖下釋近而謀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塗炭之日久不可以不救于是以張亮爲平壤道行營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奚契丹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詔所過營頓毋增飾上食毋豐恠水可涉者毋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向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恐勞于

轉饑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次定州帝親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之救在所州縣治療而天子身屬纊房兩韃于鞍示先勞四月濟遼水大饗士張幽州之道詔長孫無忌誓師引而東世勣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鎮而潛師趣甬道出玄菟拔蓋牟城城戍卒請從軍自效帝曰汝從軍高麗必族汝家吾不忍也皆廩賜而遣以其城爲蓋州進薄遼東渡遼水帝令士卒浮槎以濟旣渡而徹之日無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

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奮秦王內芟群雄外誅戎狄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軍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冀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毘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

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出狹谷倚之帝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登北山勅諸軍聞鼓角而縱張屋朝堂曰明日中納降虜于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世勣軍殊少卽前戰久之無忌軍從後起已鼓角作旗舉而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合圍之徹州梁以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膝行入轅門泥首請命帝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料其酋三千人悉官之高麗大駭黃城銀城皆自拔

屯去名所蹕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渡海拔卑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帝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寡出不意攻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耄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群臣亦請召張亮會師拔烏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

忌○以○爲○天○子○親○征○與○諸○將○異○誼○不○當○乘○危○向○烏○骨○恐○建○安○新○城○之○議○吾○後○也○不○如○先○攻○建○安○然○後○進○乃○止○攻○攻○安○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復○留○振○旅○還○安○市○城○主○登○蹕○再○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帛○百○匹○曰○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首○四○萬○而○戰○士○死○者○裁○千○餘○馬○死○者○十○七○八○然○竟○不○能○下○遼○左○帝○惘○惘○以○爲○憾○至○營○州○祭○戰○亡○士○卒○帝○臨○哭○甚○哀○從○臣○皆○流○涕○慨○然○曰○魏○玄○成○在○者○吾○無○此○行○矣○遣○使○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仆○碑○蓋○其○悔○也○贖○諸

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令得相依聚。方帝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恭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墟。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根本。此可不戰而降也。帝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于法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帝顧問道。恭道恭具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帝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有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詔劍南大治船。萊州儲糧械。三山浦越治大艦。以待事。會帝

崩而罷。後二年高宗已平百濟。欲親征蔚州。刺史李君球言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招南海。分爲八郡。終于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以彰聖化棄其人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自生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會武后苦邀畱而止命兵尚書任雅相統三十六軍將擊之蘇定方破溟州圍平壤契苾何力乘兵合渡鴨綠

水擊其軍大破之會別將壁蛇水軍沒詔班師乾封初蓋蘇文死諸子交怨相攻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牆爲我鄉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薦飢地震裂

人相掠賣狼狐入城蚡穴于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
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
入獻太廟帝受俘舍元殿祀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
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紇焉
垂拱中封藏孫寶元朝鮮王不之國聖曆初以藏子
德武爲安東都督遣行因復有國元和末遣使者獻
見貢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羸國濱海西
界越州南界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新羅
漢樂浪地武德初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後與高
麗新羅數相侵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鄰國
也聞數相侵暴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愆與
之更始王璋奉表謝然兵亦不爲止扶餘璋死子義
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新羅告急遣使齎詔書諭解
之聞天子討高麗未克也不受命高宗詔義慈曰海
東三國地犬牙比爭侵無寧戚新羅歸窮于朕昔齊
桓一諸侯尚能存三亡國况朕萬方主耶王所兼城
邑還新羅不如詔者任王決戰無後悔又不聽乃命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五將軍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定方縱擊大破之王師乘潮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義慈挾其太子隆走北鄙定方趨圍之次子泰自立率衆守真都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自王若唐兵解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趨堞上立唐幟而泰降百濟平析其國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畱郎將劉仁願守百濟王文度督熊津鎮之而還文度渡

海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畱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圍仁願詔仁軌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救之仁軌請唐曆反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于海表所向皆下會新羅以糧盡引還福信勢益張仁軌衆少會擊高麗軍不克還救班師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與高麗逋寇通將盪平無時乃守便宜乘百濟怠無備擊破之拔真峴等數城請益兵詔熊津都督孫仁師將發淄清萊海兵七千人赴之當是時百濟王豐猜福信專橫殺之遣

古今通纂
使詣高麗倭乞師以拒唐矣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攻仁軌曰不然周雷城虜之巢穴也克周雷卽諸城自下先林城而不克者兵頓矣于是勒水陸並進擊周雷遇倭兵白江口四戰破之百濟奪氣于是其王豐及高麗王子忠勝等皆指軍降惟任存城不下仁軌卽使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吒相如各將其衆取之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宜及其感激願力效之時用之不可疑也給糧仗而遣遂拔任存城詔雷仁軌鎮

百濟召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橋道補堤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于百城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糧糗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問之曰卿武人所奏事動合機宜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帝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明年冬仁軌上書言戍兵疲羸思西歸臣問之曰往百姓應募請自辦衣糧何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日官府與曩異曩沒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度來度海者官不紀錄死者無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貧者被發海東苦戰時許以勳賞後旋以法禁追奪無以自存又初發時惟令齋一年裝今垂二年未有還期士困弊如此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立效無日帝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渡海戍熊津且徵仁軌還仁軌言舊兵當令收穫辦具乃後還軍將宜畱未可歸也仁願曰吾前自還

海西遭讒謗云謀據海東幾及禍吾惟知準敕行豈敢擅哉仁軌曰苟利于國皇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畱鎮從之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又明年乃還後高麗平天子以王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百濟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百濟舊城没于新羅衆散隆亦不敢還故地而高氏扶餘氏遂亡

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其君長曰詔其先有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六詔蒙舍詔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通大秦及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拓東曰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川通海高宗時入貢以破洱蠻功冊爲雲南王徙治太和當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障卒積死刺史張柬之疏曰臣按姚州古哀牢之舊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自生人來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

內屬詔置永昌郡以統之而收其鹽布氊蜀之饒而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闕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繇此言之則前代所爲置郡者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其地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于戎行寶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蒼爲他人蓋譏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
人且遠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
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于千里之
外于國家無絲髮之利直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
置漢官不畱戍兵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畱兵有三不
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畱兵運糧為患滋重
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期于平定足矣今
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

唯務詭謀恣情割剝貪饕劫畧積以為常折支諂笑
取媚渠酋拜跪趨伏無復慚耻其為中國辱不細自
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數為群蠻所殺朝廷遣將討
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垂拱南置瀘南鎮七所遣蜀
兵防守蜀以煩費迄于今不息臣竊以諸葛亮稱置
官畱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且國家設官分職
本以化俗防奸而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無
耻無厭敗謬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道路劫殺
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

使隸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廢瀘南鎮于瀘北置
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道增隲府兵擇清良
宰牧以統理之便武后垂拱時方謀聞蜀山繇雅州
道剪生羗因以襲吐蕃左拾遺陳子昂上書以七驗
諫上之曰臣聞亂生必繇怨起雅州邊羗自有國以
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
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
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此一事也且吐蕃桀
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二

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
矢國家徃以薛仁貴郭待封爲魏武之將屠十萬衆
于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
之宰辱十八萬衆于青海之澤身爲囚虜今乃欲以
李處一爲將驅顛顛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
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
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
兼寶邑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埋金
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

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險阻不闕山谷不閉張
儀踞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寶邑滅至今蜀爲
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夫吐蕃獨虜愛蜀之珍
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
絕而障隘之不通也今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
亡之種爲嚮導以攻之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
蜀以遺之此四事也竊覩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
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
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羗得西

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無
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
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
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恐未見羗戎已有奸
盜在其中矣往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
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
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
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今烏知不有好臣欲
圖此利復以生羗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疋劣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
夏精兵處遠今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
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如此方
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不及百年晉蜀
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单于棄龜茲
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
在人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
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
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况當今山東飢闕隴弊

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
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自古國亡家敗未有
不爲黷兵者故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
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
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開元未鮮于仲通領劍南
節度使多忿少方畧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求丐而閻
羅鳳反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戍鶴州大敗
閻羅鳳斂戢皆爲京觀遂北臣吐藩而揭碑國門言
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窘至此後子孫

歸唐唐使者至可指碑澡洗吾罪也會揚國忠以劍
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苾將討
之敗績太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
山反閣羅鳳因得取雋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劍南
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異牟乃使使遺帛書願
竭誠自新詔臯撫納宣天子恩意與盟點倉山載書
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進天子
乃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冊爲南詔王王請入
質子臯辭請盡遣詣成都受學而歲出師助攻吐蕃

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
狀而南詔復盜邊大中時安南經畧使李琢苛墨自
私以斗鹽易一牛諸夷恚不堪結南詔攻陷都護府
而南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時遂僭大號稱大
禮國命安南湖南經畧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爲屯
防而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攻
交趾襲請濟師不至力竭死于是南詔陷交趾所殺
虜十五萬詔投康承訓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諸道兵
五萬以行承訓至邕州南詔入而玩不諦備五道八

千人皆沒懼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柵甫
 畢而蠻軍四合諸將請夜分道研蠻營承訓不許有
 天平小較力爭者數四方夜譴城散燒南詔營斬五
 百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告捷加簡較右僕射子
 弟親昵皆奏功而燒營小較不遷級軍中怨怒以高
 駢代之駢伐南詔數有功而監軍李維周上書言駢
 玩軍不進帝怒詔王晏權代將是時駢大破南詔圍
 交趾城且下矣會得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駢遣小
 較曾袞奏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問之

曰新經畧使與監軍來也袞意維周必且奪其表乃
 潛匿海島間維周去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駢簡較
 工尚書還復鎮時晏權閹儒維周凶險諸將不為用
 駢至督勵將士竟攻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靜海軍
 于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南詔為邊患二十年中國
 虛耗徐州戍卒龐勛者戍桂林久不代乘思歸眾為
 亂勛誅黃巢復起兵不解而唐亡蓋自廣德建中間
 吐蕃兩飲馬于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其眾皆環五
 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鬪如

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失鏃不能斃一
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沒死者
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詰曰西
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臯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繇
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
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
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蜀邑土風山川要
害是啓戎資而誨盜以策也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
入城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

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
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西屬十六州至今
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
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伺連帥之間隙
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于重征且將啓之
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
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
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
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

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闔。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肯殊死而力戰乎。然則爲國計者。孰若度其要害。按其壁壘。俾守臣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于郡。則易爲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

官無餽餽之費。奸吏無因緣之道。兵足食給。又何隙哉。此其備禦也。策可施行者。使舉而用之。寧釀禍如此。其甚且大哉。蓋嘗總而論之。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爲強甚。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于突厥。常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開皇中。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爲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爲名。以此突厥復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是匈奴始強之時。

平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亢。突厥雖強。乃淪
 將衰之勢。故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
 見于上。人心叛于下。分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
 薛延陀。突厥竟以亡。豈太宗之兵威果勝哉。亦豈李
 靖李勣為將。果俱奮勇哉。蓋中國自西晉之亂。向時
 衣冠禮樂之境。犬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
 乃是天道回轉。復還中國。此突厥之所以亡。乃天亡
 也。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窮極兵革。不能
 致其要領。而吾一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嘗謂嚴

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
 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
 民雖東西就食。未嘗恣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
 是時突厥來降。蠻夷君長悉帶刀宿衛。不知直偶然。
 耳。即使君臣立行仁義。亦烏能效捷如此哉。是知太
 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
 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
 寇。稱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始皇漢武
 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此所以夸矜而志
意雄也抑豈知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爲旦
暮用兵之名耶且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
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
復言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于唐亦當如漢
光武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
宗之志反以煬帝爲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
遂至晚年親爲此行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服
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

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
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
益之非爲癩則瘦矣其益不已則死矣今勞中國而
貪四夷是欲癩與瘦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爲後世患
莫大焉反以爲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
伐無不如志故其卽位猶善驅馳海外鞭撻四夷徂
于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
真臘北極大漢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
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侮兩都

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爲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境。土近在宇下。是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爲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而計之失也。高麗旣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拔。遁去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然則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旣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于用兵。如馮婦博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

中和以養其氣。始于勇敢。終于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于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太宗于天下無事。不知用之于禮義。而徒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于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初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

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如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及武后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若狄仁傑上書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

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民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繇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

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方今關東飢饉蜀滯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垂子育蒼生之道也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

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慮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憲宗時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杜祐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亂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

古今通纂卷二十一
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戒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鎮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朱璟慮邊臣繇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監

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襟處間者邊將侵剽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敵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奸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旨哉皆內寧之良圖而自安之至計也然徃于開創常勝之勢終唐世以忽近圖遠爲務玄宗不能改轍且

古今治平畧

唐代馭夷

卷三十

二百十

荒拓馳并有加焉卒使吐蕃回紇之迹交于中國而
大中之世雖河湟盡復竟釀釁于南詔以致亂亡豈
非大易喪羊于易之所戒哉

其善也于文... 頁小蕃與中國... 間昔... 數... 殊... 對... 賦



